

21世纪的网络杀人直播与几百年前古登堡印刷术之初的秘密纠葛，
流传了数百年的“密书”，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历史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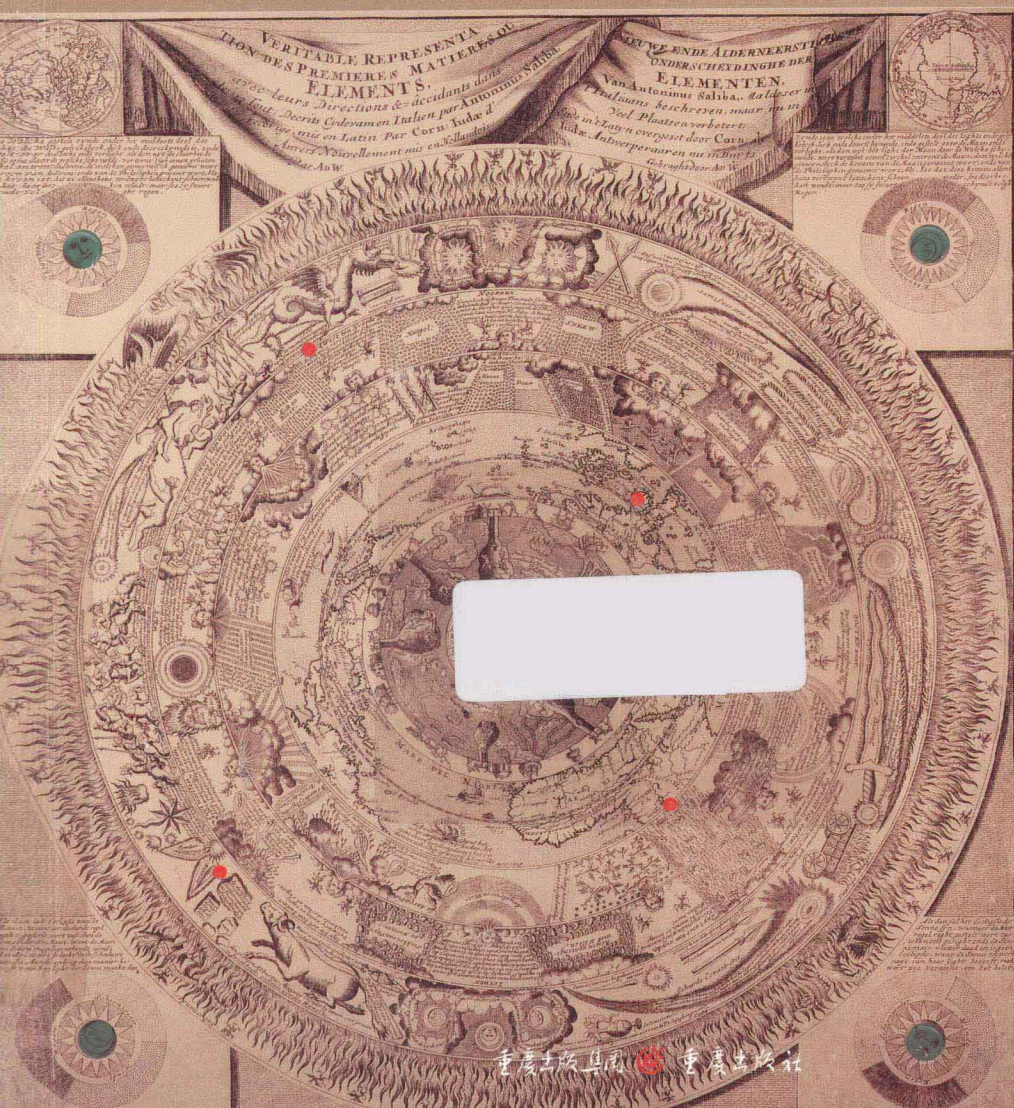
The Book Of Secrets

【美】汤姆·哈伯 著

Tom Happ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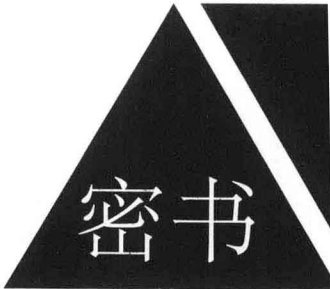
孙少红 译

密书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The Book Of Secrets



密书

【美】汤姆·哈伯 著

Tom Happer

孙少红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版贸核渝字(2012)第182号
The Book of Secrets by Tom Harper
Copyright © Tom Harper 2010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,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密书 / (美) 哈伯著; 孙少红译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3.8
书名原文: The book of secrets
ISBN 978-7-229-06582-9

I. ①密… II. ①哈… ②孙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07709号

密书

MISHU

[美] 哈伯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刘嘉 李梅

责任校对: 何建云

装帧设计: 秋水书衣·居居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h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25 字数: 406千

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582-9

定价: 3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第1章

德国，上温特

吉莉安爬到旅馆顶层，蹑手蹑脚地穿过楼梯平台，溜进自己的房间。幽暗混沌的光线透过窗帘渗进来，本就一片狼藉的屋子看起来越发脏乱不堪。屋里充斥着尼古丁的刺鼻气味：薄薄的床垫、无人盖过的被褥、覆盖着厚漆的家具、扔在地板上的破旧地毯，到处都弥散着这挥之不去的气味。三十年了，除了梳妆台上新增的一台黑色笔记本电脑，一切依旧。

吉莉安摘下帽子，甩开一头浓黑秀发。她瞥见镜里的自己，心底泛起一丝惊惧：这发色还是有些不对。随即吉莉安又安慰自己，细微的差别别人应该看不出。吉莉安拉开拉链，脱掉上衣，苍白的手臂上爬满了污泥道子；因为黑夜中的攀爬，手指已经磨裂，满是血污。可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。她终于找到了自己要找的！吉莉安来到电脑前，翻开盖子，启动电脑。就在此时，楼下的街道上，一辆车的车门“砰”地打开，又“砰”地关上了。

电脑启动，吉莉安如释重负，紧张不安的感觉随即散去，她这才发觉自己已经精疲力竭，浑身都在颤抖。她太累了。等不及电脑完全开启，吉莉安进入浴室，脱下湿漉漉的衣服丢在地上，迫不及待钻到了喷头下。这老旧的旅馆设备简陋，乏善可陈，好在淋浴设施还齐全。热水滑过她的面庞，缕缕湿发服帖地贴在耳际，热水给她的皮肤带来温暖感，让她的整个身心放松下来。她闭上眼睛：无边的黑暗里，她看到一座倚崖而建的孤堡，冰冷的石头似一张张冷酷的脸孔，石块上细小的罅隙依稀可见；她伸手推那古老的大门，恐惧攫住了她的喉咙，似要一跃而出……

突然，她睁开眼睛。水依然喷泄而下，冒着热腾腾的白色水汽，但她却听到

卧室传来一声响动。难道是错觉？毕竟这旅馆年代久远，东西哐呀作响、砰然落地等情况时有发生。但这三周来，种种新生的惊恐与不安，似蠕动的虫子，在吉莉安身体里爬行，她的警觉性提高了很多。她起身离开浴缸，裹着一块难以遮身的旅馆浴巾，踮着脚尖走到卧室，湿脚印在身后地板上蜿蜒。水，仍在流淌着……

卧室里空无一人。梳妆台摆放在两扇窗户之间，梳妆台上的电脑嗡嗡运行着。声响又传来了！有人敲门！她一动不动。

“小姐，电话。”

一名男子操着德语说道。他不是旅馆主人！吉莉安看向房门。天！她居然忘记挂上安全链了！一个箭步冲过去挂上？这会不会反而惊动他，让他破门而入？她从床上抓起连帽上衣，匆忙套在身上，拉上拉链，又从枕头下翻出一条睡裤穿上，这样，软弱无助的感觉霎时消退不少。

“小姐？”声音越发尖利而烦躁，真真切切。吉莉安惶恐万分。此时，门把手开始转动。

“哎！”她强装镇静地回应道，“谁啊？”

“电话。小姐，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话。”多么假，多么不合时宜的谎言，想必这个谎言预谋已久了吧？可还是那么蹩脚，像是与电影剧情格格不入的台词。门外的男子狠劲撬锁，锁芯不耐烦地冲撞着门框，门快要被打开了！

“我现在不方便接！”吉莉安慌乱地回答。她手忙脚乱地从梳妆台上抱起电脑，塞进背包。“我过五分钟后来接！”

“一刻不能等啊，很重要的。”吉莉安听见钥匙在锁里急躁地转动的声音。门要被打开了！她飞奔到门前，挂好安全链，抓住把手，试图控制门把手。可门外的握力又狠又足，不一会儿她的手指开始失去血色，手腕几乎被扭断！

一声脆响，门锁断掉，门砰然打开，把吉莉安撞翻在地。安全锁瞬间紧紧绷住，使出浑身解数支撑着这强大的冲力。门剧烈地战栗了几下，停住了。门外传来低沉压抑的咒骂声。有人猛拽猛推，却奈何不了牢固的安全锁。

吉莉安头晕眼花，陷入绝望。她强撑着爬起来。门擦破了她的脸颊，血淌下来，但她丝毫没有注意，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需要做什么。吉莉安把背包甩到背上，推开窗户，爬到窄小的阳台上。那里，一架锈迹斑斑的防火梯顺墙而下。她当时坚持要住在防火梯旁的房间，却没预料到这防火梯会派上用场。原以为早已在美

因茨逃脱了他们的追踪，没料到事不如愿。她拉下衣袖护住手背，伸手去够防火梯。

几次都没有完全够到，梯身开始颤抖起来，梯级上落满的雪花纷纷扬扬，簌簌落下。她未及缩回伸出的胳膊，俯身向下张望。

严寒的空气似乎在她的五脏六腑里凝结成冰。透过茫茫雾霭、纷纷雪花，她瞥到一个黑色的影子正沿着梯子往上爬！屋里又传来一声巨响，安全锁哪受得了这么强劲的撞击，肯定已经粉身碎骨了！会有其他人听到这声响吗？她旋即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自从入住这家旅馆，她还没有遇见过其他客人下榻。

吉莉安进退两难。此时只有一件事至关重要。她猫身从窗户退回屋里，冲进浴室，锁上门。也许这还撑不到两分钟，不过已经足够了。她坐在浴缸边缘，打开电脑，身体由于极度恐慌而瑟瑟发抖。卧室里传来安全锁四散破碎的声响，门被打开了！狂躁的脚步冲进来，停住了，紧接着向敞开的窗户奔去。这给她争取了几秒钟时间。

没有时间解释了！她伸手启动内嵌在机盖上的摄像头，数据卡的灯光开始闪动，建立连接。屏幕上，一个新的窗口跳出来，一串名字罗列其间。她忍不住咒骂了一声。所有的头像一片灰茫茫，似乎已从网络世界中销声匿迹，又或许正酣睡着。

外面卧室内，各种声音踟蹰了一会儿，向浴室逼近。一只沉重的靴子狠狠踹着浴室门，她很担心门会被生生踹下！所幸门纹丝不动。吉莉安心急如焚，不安地在这串名字中搜寻。一定有人在线！数据卡的灯光渐渐变弱为黄色，联系中断了！吉莉安大惊失色，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。不一会儿，连接重建，绿灯闪烁。门又被踹了一下！门开始松动了。

找到了！就在名单的最下方，她见到了一个以粗硬的黑体字显示的名字——尼克。她就知道他会在线。突然，一丝疑虑闪过心头，但立即被咚咚的踹门声驱散。来不及多想了，她必须这么做！吉莉安点击他的头像，打开对话框。来不及等他回应，她找到文件，点击发送。数据卡的灯杂乱地闪烁着，开始将信息向外传输。

快点啊！吉莉安咕哝着。她期待尼克的头像出现在屏幕上，她好给他提个醒，告诉他怎么处理这文件。可是他的头像显示区一片漆黑，空无一物。回答啊，见鬼！

“信息传输还剩一分钟。”状态栏显示。可是她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浴缸侧后方有个小窗户，她举起电脑塞进里面，手指飞速地在键盘上敲出两行简讯，

暗暗祈祷有人能看到这信息。又是一声踹门声！吉莉安拉开浴室门帘，遮住电脑。

门轰然倒地。一名男子，身着一袭长黑衣，戴一副黑手套，迈过散落一地的木门碎片，向她步步紧逼。他嘴里的烟头像金针一样闪烁着冰冷的光芒。吉莉安不假思索地拉紧了上衣的拉链。

屋外，一声微弱的尖叫沿街飘散回响，愈来愈弱，直到被这冰凉的雾气所吞噬。大门外的脚印已被松散的雪花所覆盖。汽车扬长而去，轮胎上的链子叮当作响，似幽冥啸叫。世界的另一端，一幅图像从电脑屏幕上闪出来，一条新信息抵达了。



第2章

约翰·古登堡的忏悔

上帝莅临人间，视察这城市和这世人所建之塔。他说：“看吧，他们隶属于同样的民族，拥有同样的语言。这只不过是他们欲做之事的开端，从今而后，他们将欲壑难填，无所不能。”

上帝啊，怜悯我有罪的灵魂吧！我效仿巴别塔里的人们建造了一座通天之塔，欲求通往天堂，如今却大失所望。这完全是由于我的盲目自大在作祟，并非上帝妒贤嫉能。我本应摧毁这被诅咒的物体，将它抛进奔流之河，或掷入熊熊火焰，直到覆盖书页的金色薄膜融掉，直到墨迹化开，直到纸张燃为灰烬。然而，它的魅惑，它的创造者，都让我心醉神迷，因而无以行动。我把它葬入石中，并将记下我的忏悔，这仅此一份的忏悔将和它一起恒久存在。我知道，上帝会以公义审判我的。

我要从事件起源之地美因茨说起。这是一个坐落于莱茵河畔的镇子，码头和高耸的塔尖仿若是它的名片，随处可见。一个人一生中或许拥有很多称号，现在，你得称呼我为亨奇·古登堡。亨奇即约翰，是对孩童的昵称，古登堡是父姓，意为鹅肉，用这个词形容我父亲简直恰如其分。家族财富滚滚而来，父亲的体重也

与日俱增，大腹便便，肚腹凸起，松松垮垮地坠在腰带下，肉嘟嘟的双颊垂于下巴两旁。

他就像鹅那样撕咬有力。

如今看来，事件进展是那么顺其自然。父亲最终与这个地方结缘，得要归因于他的大笔财富。他成了造币厂的常客，这份闲职恰好填补了他内心那种莫名的空虚，让他不仅坐拥养老金，还让他有机会参与圣马丁节大游行，占据一个显要位置，成为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焦点。他几乎不必付出什么劳动，只要偶尔检视一下厂子里的工作即可。在我大约十岁或十一岁那年的某日，他带我一同前往。

正值十一月份，那天天空阴暗，密云在教堂塔尖上簇成一团。我们疾步穿越广场，还是被一场骤雨淋个透湿。街道上没有什么人做买卖，一切生命体似乎都被这急雨冲刷得销声匿迹。造币厂里却是人声喧闹，一派暖洋洋的景象。厂主亲自接见了我们，递上滚烫的苹果酒。我一仰脖儿喝了个精光，喉咙虽然灼灼发热，可身体里升起了热气，舒坦极了。他对父亲一直毕恭毕敬，言听计从，这让我又快快乐又骄傲（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依照合同来管理造币厂，一心希望这合同能做些变更）。我紧贴在父亲身旁，揪住他湿湿的衣袍边，随着厂主进了车间。

这里好似世外桃源，巫师的魔法室，又好似侏儒的穴居之所。盐味儿、硫黄味儿、木炭味儿、热汗味儿和灼热的空气味儿混杂在一起，令我深深着迷。在一个房间里，铁匠们把冒着腾腾热气的金色液体从坩埚中倾倒入有槽的工作桌上；旁边一扇门内，男人们坐在长凳上，正起劲地捶平薄金片，狭长的走廊里回荡着这隆隆的抡锤声。不远处，一个壮汉手握一把大剪刀，将这黄澄澄的金属剪成拇指大小的金块，像剪开一大卷布匹那样不费吹灰之力。女人们则将这些金块在轮子上打磨，好让边边角角都圆润、平坦。

我看呆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一切。原来，天堂之外也可以如此和谐融洽，如此齐心协力。我不由自主地想伸手去拿一块金子，父亲宽大的手掌却一把把我拍了个趔趄。

“别动！”他警告我。

一个比我还小的小男孩把这些金块收到一个木碗里，拿给屋子尽头一个记账

员模样的人，然后记账员把它们放到一架小天平上——检测。

“所有的金块都必须一模一样。”厂主说道，“不然我们就白费劲了。一个币种的所有货币只有都彼此相同时，才有价值。”

记账员把桌子上的一堆圆金片划拉到一个毡包里，称了称，转身在记账本上做了记录，然后把包递给一个学徒。学徒接过来，神色凝重，向后墙处的一扇门走去。我们紧随其后。

进去之后，我马上感觉到这个房间与众不同：铁制窗户隔栅密密匝匝，厚重的门锁沉沉悬在门上。四个造币的大汉，打着赤膊，围着皮革围裙，站在工作台前打铸铁印模，乍一看还以为在打造小型铁砧呢。学徒把包交给其中一人，这人把包翻个底朝天，把东西倒在身旁的长凳上，把一个圆金片塞进铸模钳口处，一锤砸下去，火星四溅，印模砰然裂开，一枚新造硬币便加入到了已铸造好的一堆簇新硬币中。

我痴痴地瞅着。在沉闷的灯光下，硬币熠熠生辉，闪耀着完美的色泽。父亲和厂主背对着我，正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一个铸模。长凳旁，造币工专心致志地把印模中的金色半成品对准钳口。

我知道不该这么做，但是，我从以百倍速度迅猛增多的物体中取一点，怎么能算偷窃！这就好比从河里舀一勺水喝，从荆棘中采一枚野莓果吃，合情合理啊。我伸出手去，被铸模挤压过的币体仍然留有温热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仿佛看见圣约翰那被雕刻得栩栩如生的面孔冲我瞪眼，眼神满含责备，但它立马被我紧握在拳头中，消失了，我丝毫不感到羞愧。

这并不是因为我贪婪，起码不是贪图金子，而是因为一种渴望，一种对完美事物的贪求，那时我那幼稚的脑袋根本不可能明白这些，我只模糊地意识到，这些硬币将流入世间，不停地被变来变去，转换为财富、权力、战争和拯救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每一枚与其他所有的互为胞兄胞弟胞姐胞妹，同卵而生，难辨彼此，这些手足姊妹们所在的家族系统，如水一般，斩不断，压不垮。

他们完事了。父亲握着厂主的手，夸了他几句，厂主满脸堆笑，提议父亲去他那儿饮几杯烈酒。趁厂主转身对造币工交代什么的时候，我使劲拽了拽父亲的衣袖，指指门口，夹紧双腿，以示不适。父亲经我一拽，面露惊讶，仿佛刚刚回过味儿来，意识到我也在那儿。他捋了捋我的头发，不过这仍然没让我觉得他有多慈爱，以前也从没有过，尽管他总是在这方面煞费苦心。

我知道，一走出门，我就会被逮住。记账员站在桌后，学徒站他对面，两个人紧盯着失衡的天平，疑惑不解：一个秤盘将把天鹅绒包高高举起，另一个被铜块压得趴在桌子上纹丝不动。我开始心虚发慌，体内好像张开了一个大大的洞口。同时，我对这个经过精准调校的仪器深表折服：哪怕是一枚硬币不见了，它居然也能够察觉到。

厂主气急败坏地冲到桌子旁，张口就骂。记账员把铜块拿起来，又放回去，秤盘上下摇晃了几下，还是回到了最初的失衡状态。造币工马上被唤过来质问，可他极力否认，为自己喊冤。记账员打开包，把包里的硬币一一拿出来，数完一个，就搁进格布上的一个小方格。我跟着他默数，差点儿相信丢的那枚会奇迹般地出现。硬币十个一行，渐渐在桌子上排开来，第一行，第二行，第三行，第四行……

“37、38、39……”记账员探手进去，把包里的子翻出来，“没了。”

他查查记账本，告诉大家：“应该有 40 枚。”

记账员瞪着造币工，造币工瞧着厂主，厂主焦急地扫了一眼父亲，没有人想到看看我，可这丝毫不让我感到轻松。我知道那洞悉一切的上帝正俯视着我，我能觉察到他眼睛里喷出的怒火。我的汗细细密密渗出来，一股脑儿滴到手里，那枚荷兰盾像铅一样沉甸甸的，承载着我深重的罪恶感。

我张开手。或许是它滑出来了，或许是我想交出它，总之荷兰盾跌到地上，骨碌碌滚远了。五个人的视线齐刷刷随着它滑过石地板，又慢慢转向我。有一个人快速出手，狠狠给了我后脑勺一下子，把我打翻在地。我睁着泪眼，看见记账员弯腰拾起那枚失而复得的硬币，掸去尘土，爱怜地把它放进第四行的最后一个方格里。就在父亲把我拖走前，我见他舔了舔笔尖，转身在大账本上记下结果。

晚上，父亲又把我结结实实揍了一顿，他边挥舞着他那缀满饰钉的皮带抽打我，边诅咒我的罪过，咒它下到万劫不复的地狱。我号啕大哭，毫不掩饰，强忍硬撑只会让他越发动怒。我趴在椅子上，望着壁炉，只见到一串数也数不完的荷兰盾，每一个都那么完美无瑕，明晃晃地闪着光。



第3章

美国，纽约市

之前人们来往于朋友圈子，尼克思忖道，如今他们穿梭于朋友“单子”。方寸大小的照片标有备注，簇拥在网页上列于网页上，似战斗机驾驶员的猎获物；实时联系表里，罗列着一串串名字，排名依照与外界接触的频度为准。只要你一切断联络，就会被无情地打入社交“冷宫”，跌落至名单底部——对此，你不要太在意。尼克对此心存些许抵触，不过还是使用着这些程序。此时，他盯着面前显示器上的一组名单，目光落在一个绿色按钮上，它正在一个突出显示的名字旁闪烁着。这个名字在他的名单底部蜷缩了数月，混杂在一帮旧同事、老校友和勉强算得上朋友的“朋友”中。不过，故事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吉莉安。尼克靠到椅背上。房间里一片漆黑，只有桌上的几台显示器和房间另一头的应答器射出紫莹莹的光芒；应答器旁，电视机里正播放一部午夜电影，却无人观赏。几个月来，他一直渴盼此时：他查看手机、语音留言、短信和所有的电子邮箱，甚至每当邮递员上门就燃起希望之火，日日如此，但总是一无所获。现在，她来了。

鼠标指针在闪烁不停的绿色按钮处徘徊着。尼克心跳陡然加速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定定神，拽直毛线衫领子。他真该刮刮胡子。他摁下鼠标。

尖叫声像刀子般，划过他的五脏六腑。他首先想到这是从电视机那儿传过来的，可电视机已调成静音。他大气不出，等着那声音再次传来，可四周一片死寂。难道是错觉？屏幕上，窗口里现出一幅斑驳的图像，看起来像壁纸：泛着灰白的墙壁上，用蜡纸印刷着幼小葱绿的圣诞树；又似窗帘——小树宛若在摄像头前摇摆起伏。图像急遽闪动，模糊难辨。

“吉莉安？”他对着电脑上方的麦克风喊道，“你在吗？”他眯眼看摄像头。“这不是在作弄我吧？”他心内泛起酸涩，他早该知道自己会失望的。

可确实有人在。他听到混杂的男声，伴着一阵骚动。突然，圣诞树“刷”地闪开后，一张男子的面孔浮现出来，五官黑黝黝的，带有地中海特色，经摄像头镜头折射，扭曲变形，像被挤压得稀巴烂的土豆，嘴里叼着一只燃着的烟头，脸颊上似乎溅有血迹，难道是刮胡子时不小心划伤了脸？在他的肩上方，尼克清楚地看到棕色瓷砖和浴室的小镜子。

男子怒吼了几句，尼克丝毫没听懂。他俯过身来，似乎要从窗口里探出手，揪住尼克。他张开手掌，遮满屏幕，图像模糊朦胧，却又真切无比，尼克惊慌失措，连忙起身远离桌子。紧接着，图像区陷入一片黑暗。

尼克盯着屏幕，脑袋昏昏沉沉。视频处黑暗空白，可信息显示框仍打开着，他这才注意到有两行信息从对话框下方跳出：

用这个。答案是 bear

救我们来了

旁边，一个图标闪动着，有一份文件已被传送完毕，等待下载。

意大利，那不勒斯

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，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车缓缓驶过，似在巡游。清晨，半明半暗的光线笼罩下，世界一派肃杀气氛：阴云密布，男男女女，身着暗色外衣，步履匆匆，赶着上班，时不时瞥一眼油污水坑里自己的倒影。凯撒·吉马托坐在车内后座上，观察着他们。车窗是暗黑色的玻璃，从窗内看出去，世界几乎一团漆黑。他喜欢这样的季节，这样的日子，这样的时刻。他的过往生活中弥散着阴影。

一阵粗厉的歌剧声突然传来，搅扰了车内的宁静——帕瓦罗蒂正扯着尖细的喉咙，对着手机话筒，卖力演唱普契尼咏叹调。趁吉马托不注意，他的孙子将手机铃声换成了这个手机铃音。神通广大的吉马托，有心要把铃声换掉，却苦于一窍不通。

年轻人坐在对面，从膝盖上的牛皮公文包里掏出手机，说了几句，然后递给吉马托。

“是尤格。”他说。

“哦。”吉马托听着接过手机，“干得不赖。在她那儿找到什么了吗？书稿呢？”他蹙起眉头。

“他会不会从那玩意儿上看到你了？”透过车窗，他瞧见个年轻女子，身着白色雨衣，奋力蹬着自行车，黑发在后背上飘散开来；凉风阵阵，吹得雨衣紧裹着她的身体。

“把它发给我们在塔林的朋友。查出这个人认识谁，住哪儿，都知道些什么。”

他挂断电话，把手机递给助手。帮人忙就是麻烦不断，他心想，甚至帮自己的恩人也不例外难免这样——总有一件事没有完成好永远会有一件事是漏网之鱼，亟待处理。

“叫内瓦多来。”

美国，纽约市

尼克坐在小餐厅的长凳上。桌面上，笔记本电脑打开着，旁边放着一张薄纸。不锈钢摇酒器里，香草奶昔散发着浓郁的味道。清晨四时，小餐厅里这儿几乎空无一人。当他无法入眠时，他就喜欢来这儿，喜欢这霓虹、铝合金制品，这人造皮、塑料桌布和这 1.5 美元一杯且可以续杯的咖啡。这一切都那么鲜活，尽管他知道自己有如此念想，只因为好莱坞大片部部都把虚构的故事拍得唯美无比，让人深信不疑，狂热盲从。这是吉莉安告诉他的。

吉莉安。

他盯着电脑。餐厅老板是一伙希腊人，他们注意到，沿街而来的过路人常拐进这咖啡店歇歇脚。好在老板们头脑没有过时，还算灵光，立马在店里开通了无线上网功能，招徕顾客。尼克登录已一小时，一直睁着疲惫的双眼紧盯着屏幕，生怕错过吉莉安的再次出现。她的名字已经蹿到名单顶部，可名字旁的图标却一片灰白，毫无声息。

上次在线：1月6日 07:48:26

他啜一口奶昔。7:48，比他早六个小时。她在哪儿？在欧洲某个地方？她在那儿干吗？

救我们来了。

这肯定是恶作剧。吉莉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……

她为什么要不远万里跑到欧洲找乐子？他在头脑里回放了一遍那视频：尖叫，扭曲的面孔塞满屏幕，手掌伸向摄像头。这不像是恶作剧。

吉莉安可能有危险。

他想到她发送的那份文件。他把打印页在桌上铺开，拿起，试图挖出一些蛛丝马迹。他曾希望这就是答案，能够一语中的，破解整个悬念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它让人越发迷惑：没有文字，只有一幅黑白图片，四只手绘狮子和四只手绘熊姿态各异，或追踪，或蹲伏，或酣睡，或咆哮，或挖掘，或攀爬。一只狮子呈坐立姿势，舔着爪子，透过纸页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尼克，挑逗他靠近些。

靠近什么？

那肯定是她一直在为之忙碌的什么东西。可为什么要发给他呢？这价值不菲？答案是 bear。他试过点击图片中的那些熊，但什么都没有出现。

他调整战略。他打开网页浏览器，找出以前她常光顾的网站，无异于一个伤心不已的恋人，痴痴流连于旧情人昔日的所到之处。她发的博文、发表评论的论坛，数量不多。他记起她在离开他前不久读过的一本书，关于董事会讨论为中世纪研究家冶金。他竭力回想，可头脑里的文字一团模糊。七月份，他最后一次见到她，从那以后，网络上的她踪迹全无。是巧合？还是她由此受的伤害远远深过表面上的？想到此，他居然感到欣慰。

接着，他登录了她使用过的一个社交网站。像很多人那样，她注册，连续两周都在更新资料并游说朋友加入，接着又决定做些有意义的事来充实人生。从此之后，尼克再也未见她登录过这网站。但她肯定在不久前刚访问过。网页上方，用户可以上传一行简评，言明叙述自己目前所为。他看到：

吉莉安·洛克哈特

身陷虎口

（最近更新 1 月 2 号 11:54:56）

这又是玩笑？她擅长戏剧般地夸大其词。她热衷反讽的圆滑性，即亦真亦假的表述。她戏弄人家说可能性存在，却从不给答案。吉莉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

尼克吸完杯里的最后几滴奶昔。吸管里，空气泛起泡沫，又砰然爆裂。



第 4 章

法兰克福，1412

少年时代，我亲眼见过两名男子被活活烧死。那是在距美因茨有一天行程的法兰克福。父亲在那儿的韦特劳集贸市场有几桩生意要做，便带上我一起前往。这是造币厂事件三个月之后的事情了。他心情愉悦，路上成群结队的小商贩和跛足者引得他和同伴们大笑不止。我也跟着乐，尽管我并不知道这算什么笑料。

快到镇广场时，人群密集起来。父亲凭仗他的大块头和手杖，奋力挤到人前，这让我能够看个究竟。我双眼圆睁，激动难耐，想知道什么样的娱乐表演能够吸引这么一大群围观者。真希望一只跳舞的熊出场。

绞架立在广场中央，犹如一扇隐形门的门框。我虽然年幼，也知道它通向哪里。它下面，一捆捆稻草越积越高。我想哭，但又知道父亲不允许。

两名警官把囚犯揪出人群。一个身着黑长袍，头戴主教法冠，其上画有一个魔鬼，手举横幅，横幅上几个大字赫然入目：“异教首领”，意即异教徒大教主。另一个什么都没戴，头发剃得精光，手腕和脚踝锁在同一条链子上。

“他做什么坏事了？”我问道。

“这人是造币厂厂主，”父亲解释说，“他玷污了他的硬币，就好比一个缺德鬼啤酒制造者往啤酒里掺了水。”

他俯身蹲下来，掏出一枚硬币，把玩着，用手指拨弄它，一时间，光灿灿的金币面冲我眨巴着眼睛。

“你看到了谁？”

“圣约翰。”

“另一面呢？”

“王子的胳膊。”

父亲赞许地微笑起来。我心里一阵舒坦。“圣人和王子。上帝的权能和人类的权能。这世界的两大支柱。”

他指着押上绞架的那家伙。警官已把他双手拷到横梁的铁钩里，正试着往远处的另一个钩里塞他结结实实链锁起来的双腿。一个站着，把这有罪之人的双腿架在自己双肩上，另一个蹲着，从下方托举。围观者吹响口哨，呐喊助威，煞是猥琐。

“他触犯了谁，亨奇？”

“触犯了王子，父亲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上帝。”

他舔舔自己的厚嘴唇，点点头。“如果某个币种没有妥善管理好，遭到破坏——哪怕是一颗金粒丢失了——它将失信于民，上帝所管辖的一切都将就此瓦解。哪怕是一颗。”他重复道。

绞架那儿，两个警官终于把异教头头挂到了铁钩之间，一具活尸，悬于交叉。这会延长他的燃烧时间，推迟死神的抵达时刻。那个异教徒则幸运许多：他被直挺挺绑在柱子上，火舌恰能够瞬间将之吞没。由此我猜测，他的罪过轻些。

执行官从广场各个角落取来细木条和引火绒，堆到稻草上。警官举起烧瓶，往稻草上洒油，边洒边不忘喷一喷那两名可怜鬼。法官站到匣子上，展开一大卷密封的纸卷，宣读判词。我听不清法官都嚷嚷了些什么，即使父亲不厌其烦地在我耳边重复法官的判词，什么那个异教徒否认耶稣是上帝之子、教堂是救世之途；什么他鼓动教堂弃绝现行职能，改头换面；什么他半夜举办黑色仪式，亲自召唤撒旦，在圣餐酒里混入死产婴儿的骨灰，教堂圣坛上跟人私通，与自己的亲姐妹乱伦。这真令人难以置信！那人喉结高高凸起，瞧起来是那样面容和善——不过，父亲说，魔鬼精于伪装，以此为乐。也许我真应该更仔细地听听。

乌云聚拢，阴风骤起。天色暗下来，警官手中的火把越燃越旺。罪人呜呜咽咽，慌乱祈祷。法官不得不将嗓门提高八度，声若惊雷，面孔涨成紫色，以此盖过野兽的啸叫、钟声的敲响、路人的喧闹。一读完，他就跳下匣子，示意警官点火。

火舌顷刻间乱舞，冲上木垛，舔舐坐以待毙的不幸者。异教徒瞬间身亡，或者是晕厥过去。金币赍造者撑得久一些。我看到火焰撕扯他油迹斑斑的长袍，四

散喷发，像从里至外啮咬他。惨叫声、木条燃烧的噼啪声、人群的呼喊声混成一团，冲撞着耳膜。

我感到有什么击打我的后背，抬头一看，是父亲。他那O形腿分张开来，眼睛望向天堂，脸上洋溢着伸张正义的快活神采，手杖挥舞着，雨点般敲打我肩膀上方的空气，也将这一幕牢牢敲入我的脑海。

之后的人生旅途中，我目睹过他人因为种种不同寻常的罪行而遭火刑。每见一次，我的一小朵灵魂之花就因同情而凋零。



第5章

美国，纽约市

即便是在纽约，天气也惹人心烦。雨声吵醒了尼克，硬如坚冰的雨针喷射到窗户上，又狠又急。他翻个身，想多贪恋会儿最后几缕睡丝带来的惬意。猛地，他记起了什么。

他猛睁开眼。床头柜上，手表显示时间是十点五十；而窗外漆黑一团，辨不清是什么时候。怪不得他睡过头了。他翻身下床，冲向搁放于窗边架子上的笔记本电脑。他整夜未关机，还调高了音量，以免吉莉安再次呼叫。可什么动静都没有。他逐一检查收到的电子邮件，连垃圾邮件也不放过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他的太阳穴开始隐隐作痛，阵阵突跳。他需要咖啡。

一见到布莱特，他就知道自己起得太晚了。这位室友在安乐椅上四肢舒展，盯着面前的显示器，一手敲打键盘，一手晃悠着一片软塌塌的隔夜比萨。

“你干吗呢？”

“弄验证码呢。”布莱特嘴里塞满意大利辣香肠，含混回答。“每弄完一百个，这网站就提供免费色情视频。”